

zentzu in 33 mountains

竺子 / 著

空山灵雨

竺子与33座名山的对话



中国青年出版社
CHINA YOUTH PRESS

空山灵雨

竺子与33座名山的对话



竺子 / 著

Zentzu in 33 mountains



中国青年出版社
CHINA YOUTH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空山灵雨:竺子与 33 座名山的对话 / 竺子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6

ISBN 7-5006-7217-9

I . 空... II . 竺... III . 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9741 号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6 by China Youth Press

Zentzu in 33 mountains

Copyright © 2006 by ZEN TZU

空山灵雨——竺子与 33 座名山的对话

作 者: 竺 子

责任编辑: 韩文静

文字编辑: 宋秋云

美术编辑: 夏 蕊 王晋荣 牛 晶

责任监制: 于 今

出 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

发 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中青文图书有限公司

电 话: 010-65516875 / 65516833

网 址: www.antguy.com www.cyb.com.cn

制 作: 中青文制作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12.5

京权图字: 01-2006-5314

书 号: ISBN 7-5006-7217-9

定 价: 99.00 元

我社将与版权执法机关
配合大力打击盗印、盗版活
动,敬请广大读者协助举报,
经查实将给予举报者重奖。

举报电话:
北京市版权局版权执法处
010-84251190

中国青年出版社
010-65516875
010-65516873

中青版图书,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目 录

序 永无归宿	5
一、狂想曲 Rhapsody	
五台山	15
九华山	30
峨眉山	54
普陀山	75
二、波罗乃兹舞曲 Polonaise	
巫山	86
武夷山	110
黄山	122
庐山	132
三、奏鸣曲 Sonata	
昆仑山	148
喜马拉雅山	159
丽江	172
九寨沟	178
四、小夜曲 Nocturne	
天台山	198
天门山	208
雁荡山	216
武当山	221
五、圆舞曲 Waltz	
泰山	228
嵩山	239
衡山	248
恒山	259
华山	267

六、马祖卡舞曲 Mazurka

玉笥山	276
青山	286
天岳山	297
终南山	306
小峨眉山	315

七、船歌 Barcarolle

天山	324
长白山	335
齐云山	340
蓬莱山	352
乐山	359

八、安魂曲 Requiem

龙虎山	368
青城山	377
天柱山	389

序

永无归宿

吉普赛女郎在大篷车边火葬，焚尽一箱箱歌舞裙饰。你在照片上凝视三千年的碑文。漂泊，流浪，心的方向，没有尽头。

说的不是你吗？你侧头问着独来独往的我。整天在路上，你到底到底到底到哪里去？绕着地球游牧，太多太多的第二故乡。从一个隧道穿越另一个隧道，天知道自己的归宿。

人人都是吉普赛民族。上天注定我是浪子，永无归宿。

征服一个朝代的国王，幽魂在空中交待遗嘱。在天之灵，和我一起，也在流放归途。流浪了三千年，依然不知道家园在哪里。三千年流浪，就是不知道找的到底是什么。

催眠般跟着孤魂走。望着乞力马扎罗山的雪，灵与肉车裂。好望角的悬崖边，孤独到脑猝死。塔罗牌占卜，我的大篷车在异乡永逝。

几亿年过去，路还没有开始。躁动早已超载，迷途一再架空。总是想安顿，一双魔手推向未知。喉咙穿过无路可去又不得不去的双刃剑。

命中注定，我孤独一人，向我无从知道的地方漂泊。

漂泊到哪一天，是最后一天。漂泊到哪个地点，是终点。漂泊到哪个人，可以收留我。漂泊到哪个世界，可以善待我的尸骨。

—
狂想曲 *Rhapsody*

梦想
最深的伤口

从二十初度隐居在乱世之乱世——好莱坞山中，切不敢忘自己国度的圣贤。在天竺寺的厅上设圣人堂，在他们的雕像前上香。逢节为他们献上君子兰，拨弹一夜的古筝。

曾国藩为儿子选择了32圣哲。文周孔孟、左庄马班、葛陆范马、周程张朱、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

我依情趣改良。文王、周公、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荀子、墨子；司马迁、班固、左丘明、孙子；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王维、孟浩然、陶渊明、李商隐；李贺、蒲松龄、曹雪芹、鲁迅；诸葛亮、范仲淹、司马光、曾国藩；朱熹、韩愈、柳宗元、欧阳修。

高峰一旦竖起，后世难以超越。在他们的雕像边，刻有春秋左氏的三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生于滚滚红尘，是这些古贤的风范使我的身心未尝着于尘埃。

曾国藩先生的座右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但问耕耘。”

不要问自己离圣贤有多远，只要在这条路上，就心高气远。

我的哲学就两个字，不争。

君子谋道不谋食。大道无术，大智无谋，大德无名，大勇无功。

势利纷华，不近者为洁，近之而不染者尤洁。智械机巧，不知者为高，知之而不用者尤高。

放弃诱惑，无欲则刚，无为而无不为。面对山下的喧嚣，自己与自己对弈。这是一种羿境。

这种底气来自三千年的沉淀。

一生与古人为友，彼此没有距离，实是一种幸运。生来就是古人，自幼只与古人游。三千年并不玄远。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在不同的时代几乎一致，只是当今的人浮躁、肤浅。

林语堂先生笑说，据我自己的人生观察，人生的大骗子不

是两个，而是三个：名、利、权。美国有一个名词可以把这三个骗子概括起来，这个名词就是“成功”(success)。

处在拜金时代，人人谈的都是拜金的得失。我有时间给路边的盲人读楚辞，没有时间听身边的人讲怎样像武则天一样勾引男人，勾引男人后面掌管金库的人。一旦养成一身浩然正气，心里再也没有容纳浊气的空间。

浊气，身在其中，是看不见颜色的。只有身退、超拔，接上浩然之气，才能看见浊气的黑色。压抑，气流也是黑色的。

我善养孟子的浩然之气。浩然之气，不是生来就有，而是养出来的。一点一滴一日一月一年一年养出来的。养的浩然之气，当像眼球一样保养。养气的三个秘诀：择友，择友，择友。择不好，就像滴在眼里有毒的眼药水，导致视网膜破裂，双目失明。不能遇到一身正气的朋友，不如孤独。宁求可望不可即的缥缈的梦，也不同流合污。这是一场漫长的搏斗。对诋毁，我从不反驳。沉默并不代表软弱。与无聊相斗，即使天神也赢不了。

气，是一个人的骨血。活着，就是活出一口气。把自己的气拔起来，是每天睁开眼睛的自勉。气短，源于短视。气死，则身亡。每当我的气收缩，我看到孟子的灵魂在我头上徘徊。我问：“敢问何谓浩然之气？”孟子答道：“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道与义，无是，馁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

清而轻的气，往天上升。浊而重的气，往地下沉。活人抓不住死人，死人紧紧抓住活人。

我在圣人堂从不祈求什么，只希望离他们的灵魂近一点，再近一点，再近一点。

香客看到他们的雕像，问这些人和我什么关系。我说他们是我的祖先。他笑说，他们不是明朝皇帝吗？恰好需要一个电影背景，需要这些皇帝的雕像在身后恍恍惚惚，供武打片敲打。他不知道这比焚琴煮鹤还亵渎。

书房，四维空间的古书。这是祖先留给我的唯一的遗产。对我来说，比一个帝国还庞大。曾祖爱书如命。王、颜、柳、欧、赵体手抄四书于竹木简，以绳作结。张旭体手抄百首唐诗于丝帛，怀素体手抄百首宋词于宣帛，装裱卷轴。古书的装帧，旋风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虽然香客一个汉字也不认识，但共知孔子。他们以为这些浩浩长卷都是孔子的大作，不禁激动地和书墙合影。他们确实是市场经济的肉胎，首先想到拍卖帛书、竹木书和线装书。

当年这些书是船运来的。当我签收集装箱单时，当我看着运输工汗流浃背地推进一箱箱古书时，我体会了灵魂的力量。

如果有前世，我一定与笔墨有缘。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种下半亩园的菊花，流的汗是墨香的味道。

是这些圣贤让我急流勇退，退出一身香獐气的名利场。是这些圣贤让我安于洁白朴素的生活，返璞归真对我是莫大的快乐。

隐居最大的欢颜就是近圣人。隐在艺术里，隐在灵魂里。灵魂是人唯一的归宿。

从对手的实力裁判自己是谁。山外，不在我的视野之内。山里，我没有对手。

一根头发，把人像切鸡蛋那样切开。全部哲学就在于了解我是谁，我是什么，以及更深邃的自我是谁。这个真实的自我是无限的、无涯的、浪漫的、神圣的，只有诗人和哲人在梦境中才能把握住。

再深的学问也有解不开的死结。不知道为什么再也不想出山。

二

行大道，而不是羊肠小径。

一生与圣贤结下莫逆之交。在通向书房的走廊里，立着他们的塑像。卧室从不关门，每天睁开眼睛，第一眼看见的就是他们。

释迦牟尼、耶稣、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马克思、叔本华、尼采、萨特；莎士比亚、拜伦、歌德、卢梭、雨果、巴尔扎克、普希金、托尔斯泰；贝多芬、肖邦、莫扎特、李斯特、柴可夫斯基；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梵·高、毕加索……

在他们的塑像边，悬挂着哈佛的校训，“以柏拉图为友，以亚里士多德为友，更以真理为友”。每到心情大好，常常挂上我的狂草：“奋进，自信，博大。”

大学学的是西方文学。毕业后，无尽的嘉敦大学。大口呼吸西方文学。尽管天天浸泡在西方文学的浴缸里，我对中国古典意境的迷恋是血里来的。

西方文学是精神，东方文学是意境，交颈之交。

人，在于段位和境界。段位在于气流，境界在于人格。什么样的人格，什么样的境界。高洁的人格，高洁的境界。一生追求高洁的境界，越追越远。

路远，但不气馁。活着，就是精神向上。向圣贤靠拢，气流向上。向圣贤靠拢，毕生的习惯。气虚时，时时翻看自己给自己立下的信条，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博大的人，一个睿智的人，一个空灵的人。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文字可见。气，在哪个气层。把气拔出尘世，不是一朝一夕。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至人神人圣人，谈何容易。

少年时广交朋友，在一起酣畅文学艺术，也算是唯美俱乐部。而今这些朋友每天为收租账面上的小数点急躁。多少栋楼宇，还在忙下一栋。忙得像皇帝新衣里的两个织工。

他们看我活在与这个世潮不相干的山寺里，问我是不是很孤独。孤独对于他们是一种诅咒。

他们不能理解这种孤独的快感，孤独的博大，孤独的走向。

我在孤独中自得其乐。谢谢这些圣贤，是他们无私地输血，使我幽默，使我不知空虚为何物。

竺子，三个含义。1. 天竺国来人，禅境。2. 竹子。不可一日无竹。竹子是我的精骨。无竹则俗。走到哪里都在竹涛里。3. 诸子百家，自成一家。

想起前世，过眼种种。今生居士，为道为艺的深山隐士。

天竺居士，我的禅名。

今生依然与古僧在一起。日暮，与四大画僧在一起；入夜，与八大高僧在一起。

我乐于平平淡淡。对浮名，淡然一笑。对不公正不公平，也是一颗平淡的心。天生潇洒、逍遥，云里来雾里去。一切随意，随缘，随便，随遇而安，随心所欲，随乡入乡，随风而逝。我只是给自己一个独立王国。这个独立王国在心里。在这个独立王国里，飘飘欲仙仙风道骨，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在这个独立王国里，自比摩诘居士。空、寂、闲，是我的气场。淡漠、飘逸、空灵，是我的境界。

在深山里参禅，深悟无常、无我、空，还需要大彻大悟。参禅的八个境界，无求、知足、远离、精进、不妄念、禅定、智能、毕竟。首先破我执。对于我，一种与生俱来的自我执著，浸染太深，我对“我”太执著，对“我”看得太重，其实我是虚幻。

真理往前多走一步就成了谬误。退一步，自在逍遥。骑在

一只青蝉身上飞上了天。

三

在珠穆朗玛峰下的宿营地，一位瑞典人问我是不是登山队员。我在篝火边想了想回答，我是江海客，畅游天下。

绕着地球跑，环游世界几个圆周。走到哪里，都觉得不如自己少时游过的家乡山水。

一夜翻开自己的少年旅行日记。一个通宵达旦的夜，让我看见少时的秉烛夜游。第二天，重游故地。

和少时一样，我的旅行指南依然是《徐霞客游记》。少时初读游记，如此熟悉，恍如读前世的回忆。

近四百年过去。当时的文字和今日景致丝丝入扣。他的文字使我迷幻。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地球把最好的山水给了这片土地。这里的山水都有灵魂。每一处山水都有撕心裂肺爱不能只能升天的灵魂。

四百年来，这块土地，改朝换代 N 次。传递歌声的人们，成了殊死对手。血盟的朋友，彼此射击。战争的版图上，池台的风景线里，一时尸体昂扬。血泊里，蛟龙驰骋。在这苍茫的海上，波浪耸起的绞索，这样寂静。从古老的历史割下一块肉，滴下的血让人昏迷。这片土地流尽了血，举起的却是模糊的旗。这片土地飘乱了魂，载着的却是破碎的心。在急湍的抽泣中，方舟，只是一张破碎的手帕。

四百年来，一个个国家从无到有，一个个国家从有到无。唯一没有变的就是随时都在变化。

唯一没有变的就是这片山水。

每到一座山里，我在山里的寺院挂单。每一座山都有山

魂，我绝不离开，直到和那座山的山魂对话。

每到一座山里，我刻舟求剑。按照他的细腻指点重游，竟然看见当年我伴他左右，穿云裂石。一路踏雪寻径，凿冰开路。冒雪蹑水，以观赏冰花玉树。那时，整座山里就几个僧人。他和两三个生死之交。整座山有天尽头的感觉。

每到一座山里，接上山气。借着山神的手，写下山魂的感觉。诗，不是写的，而是憋了几世脱口而出。活着，就是那点感觉。感觉没了，什么都没了。那点感觉就是灵魂。

人消失了，山魂依在。

在天空的镜子面前，看见自己目光如炬，没有一丝浑浊。想到自己踏过的千山万水，不由感谢山水的神秘力量。

踏破青山人未老。

五台山

高僧把我叫到他的病榻前，平静地说，“我的弟子，我的最后时刻到了，我们分别在即。不要悲泣，生命本来就是无常，世间哪有不死之人。没有人能避免，我也一样。我的形躯生命就要消逝，它像一辆腐朽的车乘终归败坏。不要作无益的悲泣，要记住生命是短暂，是无常。你要由此悟证‘空’理，‘无常’悟证‘真常’。人分几种，动物、低级动物、高级动物。只为贪欲而活的人还是动物。世上大多数的人还没有走出这个动物园。超出贪欲的人，才谈得上人。这个身体，就是苦恼的根本。人生在世，实在同波浪中的月影一般，没有一刻安宁的辰光。人身贪恋五欲，不知无常到来，刻不相留。一个人在世时，贪名、贪利、贪色。不料一死之后，就是这个样子。生前所有的东西，一样也带不去。人生的的老病死苦，不是任何高位厚禄所能免除的。”高僧淡淡地看着我，“生老病死只是外苦，真正的苦是内苦。内苦最痛苦的苦，五蕴炽盛苦。五蕴，色受想行识。殊不知，色如聚沫，受如浮泡，想如野马，行如芭蕉，识为幻法。”

我说，“五蕴炽盛，这就是我。”

高僧说，“这就是你痛苦的根源。欲望导致痛苦，因为欲望永远无法完全满足。痛苦的根源是私欲，从爱欲产生忧愁，从爱欲产生恐惧。拔除爱欲的人，既没有忧愁，也没有恐惧。五蕴炽盛本是众苦因缘，苦随逐不舍，贪嗔痴，犹如毒箭。”

我说，“我怎样才能拔除爱欲？”

高僧说，“我知道你来到这里，是为了躲避。可是你没有从内心摆脱束缚。没有贪爱和憎恨的人，就没有束缚。贪心是最猛烈的火。憎恨是最坏的执著。迷惑和错误的见解是最难脱逃的网。爱欲是最难渡过的河流。”

我说，“我怎样才能拔除欲望？”

高僧说，“无欲则刚。一个人没有欲望，也就超越所有的束缚。不执著心灵和物质的人，内心可以得到真正的安宁。聪明的人说，铁、木头和麻绳所做成的枷锁，并不是坚固的束缚。迷恋权、利、色，才是最坚固的束缚。沉溺在欲望的人，宛如兔子困在牢笼里那般惊恐。为束缚和执著所缠绕，长期受苦痛的折磨。被欲望困住，爱欲强烈贪图感官享乐的人，欲望便加倍地增长，束缚也因而更坚固。当一个人感觉到不满而刻意追求时，他就成了欲望的奴隶。达不到欲望容易发愁的人，苦恼越来越多，离没有烦恼的境界也越来越远。”

我坦诚地说，“虽然我把自己的欲望降到最低，可我还是五蕴炽盛。”

高僧看着空气，“无我，无常。这个婆娑世界就是一个字，空。自我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一个虚壳。我要最后一次教诲你。欲望是魔鬼。你要降服自己的心，远离贪欲，使自己清净。记住，形躯生命是短暂的。你能这样思维，将可远离贪欲、嗔恚。化火焰为红莲。”

高僧昏迷过去。

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第二年就上了五台山。印度高僧迦叶摩腾、竺法兰，共同东来传法。二高僧云游至五台山，见山势雄伟，同释迦牟尼修行的天竺灵鹫山相仿，建议汉明帝刘庄兴建大孚灵鹫寺，与洛阳白马寺同年落成，共为中国最古的佛寺。

澄观大师，唐朝名僧，华严宗四祖；世寿一世纪，身历九朝，先后为七帝讲经，世称清凉国师。

隋唐时代，中国佛教形成了天台、三论、唯识、华严、律、密、净土、禅八大宗派。澄观大师，一生参学律、禅、三论、天台、华严等各宗教义；历游五台、峨嵋诸山，后返居五台山大华严寺。弟子宗密、僧叡、法印、寂光称为门下四哲。著作有《华严经疏》书四百余卷。